H. H. MU CHINESE LIBRARY

題三異人文集小引

予既錄三異人門

實因取其生平著

述讀之覺英雄
欺世不顧後來更
有其集解者也然
其雅然自以為是難

使刀好在頸雷霆
在頂終不少為屈
抑而沒之〻禍福之
死生爭今其文具在

韓光定皆不易之論
也出于三人之口自
言人不可摘易何哉
讀書不求媚於世而

神情獨往真可以前
無古而後無今號
謂文字為雕蟲之
技已哉遂為鴻次如

右
正学之文從萬學
力行中得來者於
措技世界之想

似韓昌黎至如雄偉
駿宕之可奇蘇子瞻
忠肅力量最大是第
一等偉人讀其奏疏

不獨救時節可垂後

世方隨宜以民為

論功業則我

明一人而已

忠愍之文不多見即
劾鸞嵩二疏上救
荒一書激切以責
生而力量過之如

夢大二窮更之累因
講學而進德可求
志學勤當不已總之
賊當非甚心愛其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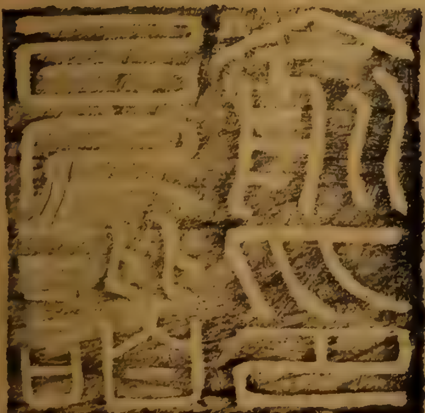
不猶死而能之乎可
方史甯三人其可鼎
足而立矣讀其文
如其人觀者悚焉

氣其華而定其實也

常熟居士俞久

謹書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目錄

卷之一
幼儀雜箴
四箴
深慮論
卷之二
君學上　君職
治要
正俗

重爵祿
西伯伐崇
武王誅紂
畢命
讀鄧析子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
曹參

卷之三

鄉原

越巫
吳士
指喻
蚊對
醫原
雜問
寧野軒銘
試筆說
蔣氏異瓜辨

考祥文
誡妖文
請伯牙文
籲天文
里社祈晴文
友筠軒賦
釋思辭
文會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卷之四

上蜀府箋啓
謝太史公書
與鄭叔度書
答劉養浩辨書

卷之五

復鄭好義書
答閔鄉葉教諭書
答許廷慎書

答俞景文書
答俞子嚴書
蘇太史文集序
白鹿子文集序
非非子醫書序　癸酉應天府小錄序
卷之六
董氏族譜序
徐氏譜序
梅隱詩序

贈鄧顯別序
送石永常僉事序
贈王仲縉序
送陳達莊序
送李宗學序
贈劉君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贈劉文仲序
贈王時中序

益齋記
借竹軒記
息耕亭記
艤航軒記

卷之七

貧樂窩記
問月樓記
味菜軒記
南齋記
懶齋記

默菴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遊清泉山記
餘慶堂記
仙溪霞隱記
求古齋記
憩窩記
養素齋記
貯清軒記

御史府記

卷之八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題觀鵝圖

題蕭翼賺蘭亭圖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題顏魯公放生池不刻叅

題米氏山水圖

題靈隱寺碑

題桐廬孫先生墓文
題醫說後
題楊先生墓銘
題礲硿子墓碣
題韓復陽墓銘
跋劉府君墓碣後
題陳節婦傳
題王氏述訓後
題黃東谷詩後

書夷山稿序後　贈樓君詩卷題辭
題聽琴軒記後
題許士修詩集後
蕭僕贊
赤壁圖贊
畫梅贊
馬圖贊
樛木圖贊
祭太史公

祭太史公遷葬文
祭胡仲申先生
祭許士修
祭宋仲珩
祭王博士
吳氏二賢母哀辭

卷之九

孫伯融傳
觀樂生傳

詹鼎傳　葉伯臣鄭士利
張孟兼傳
芒芴公傳
菜根居士傳
友鹿翁傳
大笑生傳
溪漁子傳
二賢婦傳

卷之十

曹處士墓碣銘
鄭處士墓石表辭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王君國祥墓碣
宋仲珩壙誌
宋子畏壙誌
郭君壙誌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卷之十一

閒居感懷
偶爾遣意
宿獨架橋閣上
過灤陽
二蟲吟
巾山晨望東錢克温　閒居偶題
歌風臺
潼關
題嚴子陵

赤壁
吊李白
題李白觀瀑布圖
題李白對月飲圖
徽宗花鳥圖
蕨箕行
海尗行
題萬間堂
愛日堂

和東坡喜雨韻
題王節婦傳
楊節婦
題許節婦
題曲徑
歲暮寄修德
催菊
代菊答
次韻贈方圓巘山人

輓徐節婦
次韻留別陳季明
題山水
題曹娥江
竹月圖送人歸者
題畫
入山後次韻述事言懷
次韻寫懷會送叔貞之成都
買臣妻墓

王節婦
談詩
題山水隱者
題山水
鸚鵡

徐文長評方正學卷之一

吳山俞允諧汝欽正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　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沒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敬禮之期為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

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
太史公于翰林公稱其凝重穎銳洞釋諸理館置左
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俾理値父沒扶襯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
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
盛衰幾微之故名物度數之繁靡不剖析一絲會歸
大通道推而底於極見於論著文義波瀾森蔚濯然
常新未幾有堨庚申之秋歸省祖母時太史公與先
生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勗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

許者知人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嘗信余爲知言辛酉公
從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巳之壽年聖人輸委
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
子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妙以此樂乃藕
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
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癸酉閏四月以鄉試考文見
徵先生自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　蜀獻王道經夔
得謁宋太史公墓而䘏其家　王尊以殊禮召對不
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

是書啓往復無慮時其賜先生啓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巳慎行益勵夙心體國

道學說話

忠藎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

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巳卯陞侍講復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凡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憤追惟劉中丞基潜然淚下未幾師入以效殉國至九族夷滅

雖○難○艱

不變距前太史公惜別時語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先生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僅存者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先生於萬一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云爾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海鹽鄭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

末隱居　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官遊齊魯闕歷覽孔子周公廟宅趣甚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道學家數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薦召見　上喜聖主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遺

還鄉會伉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
識孝孺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
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
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
孺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
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
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
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大議輒咨孝孺　上
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

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特大延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用以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為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書策堅守譬如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

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諭再三終不從文部孝
孺草詔一見悲慟聲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
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
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
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文
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此處不可言矣投筆
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
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

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

王綱易位兮中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仇

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荊榛往祭且言之蜀王蜀王軫恤其孤倫至與林右王紳祁濟劉浩葉見太王叔英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太宰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深然之及斬用輒慕

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何不時措）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
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歲又作雜
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
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
鍳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
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一字寳于金璧所著
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
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可惜）洪
熈初（聖主）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姧臣

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武云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好漢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人皆歷歷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抑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吾學編

先是　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所託江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圍城之日必不降請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頷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孝孺爲鎮撫五雲等執以獻不屈乃繫獄事具載前傳中　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及九族盡抄沒之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　上怒甚乃及朋友門生廖鏞等爲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時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沒發典州等衛充軍寄調三

萬衛再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沒後坐死者復數百人

革除記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宿衛殿庭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已而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寶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

錦衣衞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王稌字叔豐禕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之及于難也稌感憤涕泣與孝孺表侄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負其遺骸歸葬坐逮繫獄　上念禕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辭還金華讀書青岩山中將終身焉稌與童景膺書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與同志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行狀以傳或可待時發揚于萬一
遜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 忠節錄

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于是建文遺臣有行遯者題詩蛾眉亭云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敖英雜言

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惜其不死于金川不守之初　亦是一說　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為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　曾槩

建文諸臣論之周是修王叔英之死從容就義者也方氏之死殆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死節行遯諸

豈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之間乎下此無論矣粤濱逸史陳建

殿閣詞林記略

方先生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在宋濂門為高弟子從辭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交淚既官漢中濂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大抵以死殉君者未有不切于師生之誼者也下古無師友是以無君臣在

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為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

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先生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直泝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雖博極群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文達亦稱先生師景濂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爲知言　○蒲圻廖道南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方先生其得禍之

烈亦無知方先生先生沒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當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采若伍員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秀洲氏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烏呼先生方駕駱澤駱殉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開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没即其

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不及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瑛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郎千古奚讓焉

吳郡王世貞

方希學傳略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執禮疏食水飲踰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繼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

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傴僂守禮益確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務篤踐履文辭理深意遠德器完粹才具優長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於家 赤城新志

方孝友詩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舊傳 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面縛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雖弟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云 石龍集

方氏二烈女小傳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未有聞也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授經烏傷山中有祝鹽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後石梁以南部出守建

昌亦未及爲當時嶽與石梁之子徹東賁與聞之玆錄此附載記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閨閫間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攝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時爭烈者

嘉靖庚申仲冬 臨海章嶽

方正學先生祠墓錄

仁宗皇帝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 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爲忠臣云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

黄子澄等諸死義者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規模自不同）

文君事遂使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是）

尚可補國史之缺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

某不自揣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輯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謝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奇）

一請表祠方孝孺諸死事忠臣通政司官見恭奏大

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孝宗皇帝詔勿罪放恭還鄉

朱太史國禎義舉碑記曰當夫金川啓鑰　皇祚頓移國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咸成王而旣逸矣新主舊臣先生不得不死　文皇不得不殺先生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詬不返顧　文皇帝以必殺之心督以必留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入百七十三人者斷肢交首于前愈殺愈勁愈勁愈殺辟如隤山之九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

奮者浩然奮奮者忿然桀然怒扁不快少殺而其討其威
圖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亦寧不怛焉若喪曰奈何
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
孝陵又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躊躇蠢蠢致誹而不敢
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于天下于是脩文競
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渝川之役曰終是回護
吾本無利于天下諸君子何自若爲蓋二百年來恬
熙無事狩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　文皇
帝之功而先生及諸奮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

子所以糜爛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天
如是天軸絕地維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爲係期
于安天下而止今
文皇帝之功可以謝
太祖卽可以謝成王與先生　遺詔特祠正是善繼
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往
任夫自逃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歌自碑自記而終
無愆于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
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

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

附詩

擁入金門淚不乾百官齊向殿前看須臾草詔尋常事肝膽枯來一字難雪白麻衣入漢宮天家家事不由公當時濺血空無用化作山頭寶石紅荒郊落日草離離燐火無光萬鬼啼見說英魂化風雨朝朝只在殿東西百二精藍繞帝城豐碑古尾接雲平可憐瘞骨淹荒土狐兎縱橫亂草生〇無〇限〇感〇慨〇 山人秦舜友

李禿翁曰 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勑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

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　太祖蓋眞具正法眼
矣然唯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　太
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惟用於　建
文主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然才者材
也材於春秋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殘我　太祖
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
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
不少　建文主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
爲　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萃

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仗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 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 建文主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 建文主復以春温煦之耳然在 建文主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

此非歸咎建文主也一時感慨之

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藩王又安

能成（諱耳）一統之業乎